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女媧石

第九回 秦夫人發明電馬 瑤女士誤擊氣球

詩曰： 生男勿喜女勿悲，看女卻為國門楣。
桴鼓一聲虜心死，渡河先見女軍儀。

話說這首詩，是鄙人口佔弔宋朝梁夫人的。原來我國人民，不是天生成有種柔弱萎靡，做奴做狗的性質。若就歷史而論，單的要服從一個英明君主，賞的賞，罰的罰，他便活潑有用起來。那君主也不論他是無賴、是盜賊、是野蠻賤族，止要有個紅亮亮的頂戴、毛刺刺的花翎，他也便披的披、戴的戴，磕的磕頭、請的請安，死心塌地做個攀龍附鳳的忠臣。所以做書的人想到這裏，生出一個大大的方法來。

止願我國千秋萬歲，所有主權盡歸帝統。那帝統自漢朝呂后，傳於三四百代孫武后；自唐朝武后，傳於七八百代不肖孫胡后。到了這時，又向歐洲英國女皇維多利亞分來一半權柄，李夫人做先鋒，孫夫人做合后，梁夫人做鼓吏，唐太真、漢飛燕垂簾聽政，曹大家做學務大臣。吹吹打打，熱熱鬧鬧，合盤託出，交於我全國太太奶奶小姐姑娘之手。那時，一般官場也止好搖頭擺尾，乞憐於我女大人，女官家之裙履。做書的也止好搖搖擺擺，大呼於國門曰：天下事大定矣！於今閑話休講，話歸本題。

話說《女媧石》中，一個大人物名叫鳳葵，自從那日鬧了天香院，秦夫人執意要將他逐出黨外。當日樓中喚著吩咐道：「我看你天真爛漫，不守範圍，不是我黨材料。我今指引你一個地方，離這裏二千餘里名叫芒澤省。省中有個黨名叫春融黨。黨魁姓崔名雪鵬專，渾號自在女尊，素來與我交好。那黨不忌酒色，不惜身體，專要一般國女，喜捨肉身，在花天酒地演說文明因緣。設有百大妓院，三千勾欄，勾引得一般睡狂學生，腐敗官場，無不消魂攝魄，樂為之死。所以他的勢力比我還強百倍。我今有書信在此，好好將去，自然派你一個大大的職事。」鳳葵聽罷，拜了幾拜。即有侍女託出黃金百兩，寶劍一柄。鳳葵拜謝，一一收訖，當日作別了便行。瑤瑟卻戀戀難捨，挽手送出院外，揮淚而別。眾黨員歡天喜地，共道：「趕去一隻野虎，免得終日驚天動地。」自此重整院規再申厲禁，不在話下。

不說鳳葵取路至芒澤，且說瑤瑟回到院中，心中郁郁不樂，與秦夫人商議，意欲往外遊覽一次。借看全國黨派情形，或能聯絡情誼，為他日獨立一助。秦夫人欣然應允，順便派他一個調查本黨支部的差干給發知照，著洞途黨人加意保護。次日，招集黨員，與瑤瑟餞行。席間秦夫人珍重付託一番，各黨人亦有一番祝辭。少時，秦夫人回顧侍女，叫聲取來。不一會侍女取出一枝手槍。秦夫人接著，雙手遞與瑤瑟道：「這槍乃黨中十大發明之一，能中十二英里。其彈純用爆發藥所造，射至空中，能生瓦期四百六十三萬倍，非急難時切不可用。」瑤瑟雙手接著，拜謝收領。

不一會，一聲響亮，牽出一匹馬來。瑤瑟舉眼一看，止見那四蹄騰騰，毛髮森然，長可六尺，高可及肩。一聲機關運轉，賽過驕驢三千。瑤瑟看罷，讚道：「夫人神工鬼匠，古所未能，今所未有！敢問夫人，兀的不是根據諸葛木馬妙法，變化出來的麼？」秦夫人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古代陳法已屬糟粕，今人自有一番聰明，何必做古人奴隸。我今告你，這馬名叫電馬，一非古代所有，二非西人發明，乃是二十世紀電力時代應運起的。自十八世紀發明電浪以還，世人已知電氣之勢力，大莫與京。雖亞當氏、林得綏氏、雷司氏、亨利氏諸人，先後繼起，各有心得，各有創明。然電力之實用，尚未得顯。即如特司納氏能以赫氏電浪駕駛船舶，其實止能供學者玩具之用。其應用者如無線電信之類，特其幻力耳，一旦用其實力，則已笨陋不堪，可見近世學術淺陋之證。譬如電車則必用軌道，電信則必用軌線，一何可笑！殊不知動力發生，原備有自由之性質，看人應用如何。譬如我之電馬，機關配置，與蒸汽機關也沒甚差異。中備活栓數個，使電氣循環運轉，活潑自如。外有御機一個，乘者手執御機如執韁繩。向左則左走，向右則右走，向上則躍走，向下則伏走，緩開則緩走，疾開則疾走，不開則不走，豈不活潑自由麼？」瑤瑟驚道：「向左向右，固不足奇，不知如何又能躍走起來？」秦夫人笑道：「精微奧妙，便在這裏。世人用電車必用軌道，也是坐於不懂這理之故。所以登高涉河，跋路陷阱全然沒法，不得已，止好敷設軌道罷了。殊不知放電之時，各體間皆有火星飛躍，其沖激之力，每一馬力能及一英里百分之三。若更以深茄色光助之，每一馬力能及一英里百分之三零四。我這電馬凡四十三馬力，豈有不能平躍之理？」瑤瑟聽罷，恍然大悟。讚道：「不是夫人天才，那能及此！」少時席散。瑤瑟佩了槍，隨身帶些銀兩，與秦夫人及眾黨員握手作別，躍身上馬。眾黨員振巾歡呼萬歲。瑤瑟開著電機便行，拖運來到前程。千山萬水，瞥眼而過，沿途男女，夾道而觀。

少時，來到一個城市。瑤瑟見城內市民雜沓，往來絡繹，止得按轡緩行。忽然一聲萬歲鬧裏，即聞呼道：「請夫人下馬。」瑤瑟定睛一看，兩旁排列千百黨人。瑤瑟知道是第一分會，慌忙收住機關，下馬為禮。即有黨員引路，前遮後擁，來到一個大閣，將馬交電工室換易電池。眾黨員陪著瑤瑟，喝了幾口咖啡，寒暄數句。瑤瑟即同眾黨員，把那閣展觀一次。止見那閣，寬可千英尺，高可一英里，重重樓臺，上接碧漢。其中也有機械室、氣象臺、電工室、化學試驗室、會場，端的可亞天香院。瑤瑟讚歎一番，復與眾黨員坐定，談論黨中各項情節。復將秦夫人吩咐言語，勉勵一遍。

少時，到會場大閱黨員。也有女技師八十人，學生六百餘人，偵探部二百四十人，女樂部三十人，見習刺殺生三百二十四人，電球航天手六十人，外有新入黨員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人，統由分部長報告。諸事調查已畢，眾黨員陪到食堂用了晚膳。是夜無事，到俱樂部聽些音樂，與眾黨員蹴球一番，方纔就寢。

次日起來，用了朝膳，復乘電馬，向第二支部進發。若論那馬，每日能行二千三百英里。止是那時正值春末夏初，亂紅鋪地，山色宜人，瑤瑟貪看風景，緩轡而行。行了幾時，忽見天空一朵黑雲，其疾如彈。瑤瑟用望遠鏡，向空一望，卻認不仔細。好似一個大鳥，振著兩翅向南進發，斜掠橫飛縱橫如意。瑤瑟想道：我聞亞美利加野蠻地方，有種大鳥其名為鷲，常攫人鳥，莫不便是這個孽禽？拚著有手槍在地，何不將他一試！一來看看這手槍的實力，二來擊下這鳥，可為我國博物學家一助。計議已定，扣住了電機，身上取出槍來，覷得端端正正，一槍放去，不偏不歪，正中黑影。好似穿過黑影，一片火光爆裂。不知高低，喝一聲彩。再用望遠鏡看時，不好，不好，那片黑影，對著自己撲罩而來！瑤瑟大驚，縱著電馬便走。行了三四分鐘，抬頭一看，那片黑影直在頭上閃爍。瑤瑟叫聲苦也，縱著電馬，全力死命逃難。止見瑤瑟向東逃，便東追，向西逃，便西趕，那裏得脫。急得瑤瑟大汗淋漓，小汗瀟瀟，三魂不在，七魄剩一。忽然撲地一聲響亮，和人帶馬倒在坑內。正是：

無心遁入粉黛陣，有意指與夫人城。
不知瑤瑟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